

N4A

鐵流

——新四军后勤战线

卷一
上

新四军后勤战线研究会编

9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解放军出版社

鐵流

9

——新四军后勤战线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流. 9 /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编. - 新1版.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ISBN 7-5065-4529-2

I. 铁… II. 北… III. ①新四军 - 史料 ②新四军
- 后勤供应 - 英雄模范事迹 IV. ①E297.3 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519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125

字数: 405 千字 印数: 4000 册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新四军的后勤战线

供给工作

难忘的新四军后勤供给战线	叶进明(1)
保障供给夺取胜利	
——追忆新四军的供给工作	甄子明(14)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甄子明(43)
深切怀念后勤战线的老前辈——宋裕和	甄子明(58)
二师的供给和生产	胡弼亮(67)
天高根据地的财贸工作	杨 联(79)
路西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回顾	黄子贞(94)
飞马烟厂的由来	郭炳文(104)
三师后勤供应工作的回顾	
..... 苏焕清 赵永胜 杨敦伍 王必标	(106)
突破禁运,自力更生办夏装	
——一次没有硝烟的战斗	程章学(113)
彭师长与四师的军需生产	王述汉(118)
我与四师供给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任秀生(125)

买第二把牙刷的愿望终未实现	方远	(144)
回忆支援五师的神圣斗争	杨显东	(148)
艰苦卓绝的鄂东税收	刘川	(155)
抗战时期我党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	王可达	(168)
战士们穿上“秦岭被服厂”的棉衣	霍俊亭 韩家苏	(175)
七箱电池的故事	管美英	(179)
宁死不屈的采购科长王传藻	管美英	(184)
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	叶进明	(187)
难忘的和含根据地货物管理工作	葛正基	(218)
怀念父亲蔡辉在皖江根据地	蔡晓鹏	(229)
从牌楼到银屏从事财粮工作纪实	孙祖年	(238)
两次深入敌区购置电台	洪琪	(245)
虎口夺粮	杨光	(255)
保护军需物资战斗亲历记	郭雪聪	(259)
徐惠萍与玉台山开荒	徐公明 林山 徐炎照	(269)
记浙东游击纵队被服总厂	陈孟庸	(276)
浙东三北被服厂一页	许民	(280)

医疗卫生

新四军中的卫生工作	崔义田	(282)
新四军的白求恩——罗生特	李磊 李光	(303)

我与罗生特的交往	吴之理(324)
罗生特大夫在山东	刘 御(332)
二师卫生工作片断	二师分会(345)
忆我的老师——宫乃泉	刘 御(348)
宫乃泉重视手术室建设	李 磊(353)
回忆二师卫生学校	刘 球(360)
三师卫生部工作史	吴之理(369)
忆淮阴敌后的战地医护工作	雷荣辉(386)
五师和豫鄂边区的卫生工作	五师分会(390)
反“扫荡”中的纵队医训班	王瑞华(406)
中原突围后的兰田医院	牛 健(416)
在十八旅野战医院的生活片断	陈 联(425)
留守神塘圩的回忆	胡 易(431)
独立二团在抗战时期的卫生工作	林 伟 顾 健(436)
四十七团在抗战时期的卫生工作	朱 潮(442)
回忆反“扫荡”中的医护工作	唐 渠(453)
连队卫生工作的片断回忆	刘 方(460)
在华中医校学习的岁月里	吴家珍(465)
周家大山战斗中的救护工作	赵 生(468)
医卫专家李蓝炎	余文伟 沙 端 丁仲华(471)
竹林里的医院	章洪珊 盛 林(475)
白衣战士的摇篮	——记浙东游击纵队医务干训班
	陈卫生(481)

军工生产

新四军的军工生产

- … 孙象涵 李仲麟 王新民 田汝孚 吴运铎(492)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吴运铎(516)
一师一旅军工工作回忆 吴文毅(533)
对一师军工部的回忆 程 望(548)
战斗在军工生产战线上 焦立德(562)
建华工业学校概况 王新民(571)
吴运铎在盱眙创办军工厂 程琪璜(582)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吴运铎住院二三事 董 健(586)
英雄的军工战士吴屏周 陈雁彬(589)
在敌人鼻子底下造手榴弹 朱仲夏(595)
战火中诞生的三师皮革厂 王必标(601)
一支特殊的部队——兵工厂 王恒昌(603)
试论五师的军工生产 叶 青(610)
隐蔽在伪军据点里的兵工厂 朱兆衍 管美英(621)
忆组建宝应榴弹厂 管美英 祁亦军(626)
对皖江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回顾 陈效光(629)
投身军工事业的大学生乔坚 张 涛(640)
浙东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魏善成(644)

目 录

· 5 ·

新四军的兵站运输工作

.....	南京军区后勤部(编辑部)(650)
编后记	(665)

难忘的新四军后勤供给战线

叶进明

自 1938 年初新四军军部迁至江西南昌起，到 1947 年 1 月中央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野战军止，在这 9 个多年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新四军中从事后勤供给以及兵站的工作，经历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广收钱粮、筹集军需，从物资上保障部队抗日作战的需要。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日军占领华中地区所有大、中、小城市，控制水、陆交通命脉，不仅占有全部工业品，而且不断对农村进行“扫荡”，掠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并对我军民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新四军的后勤供给工作，正是在形势复杂、环境险恶、物资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开始阶段的特点是，国民党政府克扣军饷，根据地尚待开辟和扩大，我军不得不把争取国内外爱国正义人士的支援作为军费和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1938年4月，新四军部队在皖南集中时，全军1万多人，编为4个支队。军直属队900多人。军部成立军需处和总兵站，分管后勤供给工作。最早负责军的后勤供给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有叶辅平、宋裕和、张元寿等同志。宋裕和、张元寿二人是1937年冬从延安出发，经武汉等地先期来到南昌的。

抗战初期，新四军的后勤体制基本上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军部的直属单位设军需处、副官处等8大处以及总兵站。处长和总兵站站长均由国民党第三战区任命。军饷、军械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的供给，由军需处造计划，报告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领取。尽管我军挺进敌后，在京沪沿线发展很快，收复失地和歼灭敌人的战果累累，但在很长时期内，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我军的军饷，仍以初创时的1万多人的数目发放，而且还经常故意拖欠。后来由于我军战果辉煌，国民党政府慑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并在我军再三交涉之下，全军军饷才由8万多元增加到12万多元，而这个数目也还不及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丙等师的军饷。

军部成立之初，交通工具非常困难，只有1辆坐人的小汽车，伤兵、物资无法运输。1938年4月，军部一下有了25辆卡车，这些卡车就是从上海的煤业救护队转过来的。

上海煤业救护队原为上海职业界一个行业的救亡组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我党领导人陈云等同志就在煤业职工中播下了红色种子，经过历史的考验和反复，孕育、锻炼了一批坚定的革命青年。当时，我和冯文彬

(冯锡霖)是虹口可升煤号学徒,1927年夏转为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煤业同业公会组成救护委员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旗帜下运送慰劳品,抢救伤兵,救护难民,运送军用物资,往返于江湾、大场和租界的前沿阵地、前线救护站、后方医院、难民收容所之间。救护队员们驾驶着几十辆汽车,抬着担架,日夜不停地在前方奔忙。当他们看到战士们在人民支持下抵抗日军,为国捐躯,一个个精神抖擞,决心为了民族生存,为了保卫国土,奋战在抗日运输线上。我们当时组织得很好,每辆汽车有一个4到5人的分队。整个煤业职工有二三千人登记上前线。汽车由同业公会登记控制,统一使用,汽油由红十字会供给。前线上的汽车经常有二三十辆,救护队员始终保持100多人。可惜的是,国民党军只坚持了3个月,真正紧张的是前两个月,1937年11月,救护队随军西撤,经苏州、无锡、南京、芜湖,到了皖南山区的徽州屯溪镇整顿。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救护队卡车继续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坚持运输工作,记得曾在罗店、大场和宣城,我们的煤业救护队曾被日机先后炸伤数人。

队员们在西撤沿途目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江南美丽国土相继沦陷的情景,心情非常沉重。有消息传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在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锻炼的煤业救护队员纷纷要求赴武汉找八路军参加抗日。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号召下,许多队员决心连人带车参加抗日队

伍。

12月，救护队所有汽车、人员撤退到南昌，改名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交通股第2组（第1组以伤兵19医院职工为主体，有40人，组长是开滦煤矿公司上海经营部的乐时鸣，他于12月间由沪到宁波，计划参加八路军）。队员们到南昌才听到成立了新四军的消息，当大家了解到新四军与八路军一样，也是红军改编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才打消了去武汉找八路军的打算。这时候救护队在红十字会旗帜下，既为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服务，也为新四军服务。

在南昌，救护队领导层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当官还是抗日。许多救护队员目睹红军战士在这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不惜一切牺牲，以民族大义为重，勇敢挑起抗日救国重担，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带着伤病，走出山坳，奔赴前线。多数救护队员要求跟随新四军去岩寺集中。救护队的总队长是田萼芳先生，副总队长是罗希三，这时罗希三已经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官封为少校，要他把救护队带到国民党那边去。有些人是跟着他走的。也有一些人是西撤时候凭一时热情没有思想准备跟来的，陆续回上海去了。我们又从上海动员了一批以地下党员为骨干，决心抗日救国的青年赴前线服务。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和成员的调整，救护队的中坚骨干分子都倾向上前线抗日。我同王公道同志找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军首长接见了我们。1938年3月9日，叶军长、项副军长等军部首长接见全体救护队员，请队员吃饭。叶军长鼓励队员为前线服务，到岩寺去，

到敌人后方去。这次接见以后，倾向到新四军去的人更多了。军部还特地派了原八路军供给部长、新四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来领导我们。这样，我们同罗希三摊牌的时刻成熟了。罗希三坚持要把队伍带到国民党去，结果跟他走的只是十来个人，他要把队旗带走，我们让他带了。后来听说罗希三到了浙江与国民党有矛盾，被溺死了。在斗争中队里涌现出一批骨干。1938年初，田萼芳先生以煤业公会救护委员会名义推选忻元锡、陈昌吉和我为煤业救护队的队长，王公道、周中奎（即周山）也担任了救护队领导。1938年4月，我们带了25辆卡车，内有两辆新从香港买来由上海红十字会捐赠的救护车，和杨志华、周山、施奇、石明林、顾吉祥、冯明铨等120余名救护队员到岩寺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夏天，随着部队向东挺进，军部驻地迁往安徽泾县云岭村。我军的4个支队都已挺进到大江南北敌后抗战。这时，国民党所发的军饷和军需品，仅能供应军部的直属机关，以及一部分前方部队。我前方部队每4个战士只能发到一套军装。医疗药品等物资严重缺乏。

皖南事变前这一时期的新四军后勤组织和领导干部是：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叶辅平于1938年在汽车运输途中牺牲，处长改由宋裕和担任，副处长是罗湘涛。下设会计、军实、采购等3个科。采购办事处设在浙江温州。温州办事处同时负责联系上海的物资供应关系。

另外，军的后勤序列还有后方留守处，设在离军部50

里外的小河口麻岭坑。处长开始由罗湘涛兼任，不久罗另有任用，由我担任处长。政治部主任（政委）先是吉洛（姬鹏飞），后是符确坚。下设后方医院、修械所、休养营、印刷厂（所）和仓库，以及洋烛厂、纱布厂等。

军总兵站站长开始是张元寿。他是由军部决定而后报国民党第三战区任命的。张调动以后，军部任命我担任总兵站站长。1940年底，总兵站北移，站长由忻元锡代理。这时我军兵站组织和国民党已完全脱离关系。

我军的兵站线除最早设立的岩寺（第1）、太平（第2）兵站派出所外，尔后又建立起从军部向东北方向的马头镇（第3）、飞狸桥（第4）、竹箦桥（第5）兵站派出所，以通往苏南地区。1940年底，军部准备北撤，宋裕和处长和我沿途将3个兵站撤销，组织这些干部沿长江南北两岸开展兵站交通线。在繁昌境内的何家湾设立了第6兵站派出所，与长江北岸的无为县隔岸相望，是军部与江北指挥部联系的兵站。该兵站虽在1940年初宣布过撤销，但军部与皖北联系的地下兵站线仍在这一地区存在。皖南事变后，部分突围部队就是经过这一兵站线陆续渡江到达皖中地区的。

这个时期，4个支队均设了军需处。第1支队军需处长是吴思孟；第2支队军需处长是卢德；第3支队军需处长是朱克鉴；第4支队军需处长是吴先元。1939年增编第5支队和第6支队，支队军需处长分别为吴大胜和谢胜坤。各支队因活动的地区贫富不一，能够筹集到的经费有多有少，兄弟支队间常相互支援。

皖南事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阶段，反顽斗争也更趋激烈、复杂。为了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华中局下达了“加强行政管理，健全后勤工作”的决定，以及“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华中局指出，今后敌后根据地的任务是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把80%以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实行合理负担，改善群众生活，赖以保障抗日武装的后勤供给任务。按照各阶层人民合理负担抗日经费的政策，加强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根据这个指示，我军颁布了征收公粮、田赋和税收等财政政策，使我军军需给养有了基本来源。

在组织体制上，新军部成立以后，改变了皖南时期仿照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建制，恢复了红军时代的后勤组织形式，建立了供给部。部长是宋裕和，副部长是我。下辖军实、粮秣、会计、管理各科，以及兵站等供给和运输系统。

7个师和1个独立旅都建立了供给部和军工厂，各师都有兵站线从事联络和交通运输工作。各师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各师的军需供给基本上依靠自给，同时互通有无。军直属机关的供给也靠所在根据地筹集，不足部分由自给有余的师资助。

当时各师供给部的负责人是：一师供给部长是蔡良；二师开始是吴先元，后来是胡弼亮；三师开始是宋乃德，后来是刘炳华；四师开始是谢胜坤，后来是郭金林；五师的供给部长是谁已经记不清了；六师是卢德；七师是李果，后林立。

为了加强对军工生产的领导，军还设立了军工部，部长

韩振纪，副部长孙象涵、吴思孟、程望。

1941年春，建立了上海地下兵站线，由我和吴思孟负责。1942年建立军采购机关，开展对根据地以外地区的贸易，与上海地下党建立采购布匹、通讯器材、医药用品等军需物资的渠道。各师也建立了相应机构以及兵工厂，修理和制造枪支弹药。

这时，华中局为加强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财经委员会，以曾山同志为主任，朱毅、方毅为副主任，同时对外成立华中财经委员会、华中银行和税务局3个机构。财委号召后勤供给部门精兵简政，以保证军队在抗敌艰苦时期的供给任务。

这个时期，日军的大“扫荡”给我军后勤供给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这些困难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

1942年8月，我受赖传珠参谋长的委派，带领10多个干部和1个警卫班，去淮南向张云逸副军长（兼2师师长）处汇报，要求在淮南2师、淮北4师和巢无7师筹集军饷快速运送军部，以济冬需。张副军长分析了3个师的财经情况说：“2师、4师经济情况不好，无力帮助军部，只有到巢无地区的7师，兵少地大，鱼米之乡，有钱有粮，只要有人收集。但是，7师在路西，要过津浦铁路日军封锁线，2师5旅驻在路西藕塘，必须冲过封锁线，到藕塘才得休息。我们可以派游击队长小甘负责沿途交通和武装护送，你们要努力完成任务。”

10月上旬的一天夜晚，我们一行40余人，每4人为1

小队，由游击队员带路出发了。人员走在前，骡马殿于后，10个小队朝着津浦铁路行进。大家一个个屏住呼吸，小甘队长铿锵有力地说：“照这条路走，这里地形复杂，鬼子仗着炮楼密集，是他们的安全地带。鬼子注意力总是放在‘扫荡’30里以外的游击区。我们的胜利要靠行动迅速，敏捷，出其不意……”这使我们上路时紧张而惶惑不安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信心倍增。“小甘队长”，大家都这样称呼他，20岁的模样，带有几分稚气的脸上总是那样坚定。

我们同行的有军供给部干部张作文、冯大勋、伍军文、石楚玉、沙千祭，1个警卫班和5名挑担的民夫。我们从津浦铁路线上蚌埠到滁县之间一个重要小站张八岑车站附近跨过铁轨，刚要庆幸这次穿越成功时，眼前突然出现比花生米大的火星在空中乱飞。随之枪声、炮声在我们前后左右高低响成一片。警卫人员带领我们快速前进，待到2师5旅中心地区藕塘，天已经亮了，到旅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晚上旅政委另派一个游击队护送我们去7师师部，再派一个游击队去探路和游击，保证我们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七师代师长傅秋涛同志欢迎军部派员来七师筹饷，和我见面后的第一桩事就给我看了军部电令：“急速筹集大批款子、布匹和药品，赶运苏北军部，以应冬需。”同时宣布我兼任7师供给部长，统一指挥军需工作。“巢无地区钱（税收）粮（公粮）都储藏于民，”傅代师长对我说：“我们采取富民强兵政策，你先设法派干部去收集，对农民可以以钱代粮，师部派强大的游击队帮你们运送到军部。”